



此心唯愿海波平

——聆听98岁老兵毕杰增的抗战故事

■杨小应 刘小凤 本报记者 李由之

夏日，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24医院的一间病房里，我们见到广西军区桂林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老干部毕杰增时，这位已经98岁的抗战老兵正躺在床上休息。因为身体原因，与人交流对他来说已有些困难。

毕杰增的儿子毕浩走近病床，俯身贴在父亲耳边，用胶东方言说明我们的来意。听说我们想了解他的抗战故事，老人轻轻颤动眼皮，睁开双眼，眼睛中闪动着亮光。

在这间病房里，毕浩将他所了解的父亲的抗战故事，向我们娓娓道来。听儿子讲着讲着，一行清泪从毕杰增的眼角滑落，拨动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弦……

依山傍海的胶东半岛，是毕杰增的故乡，也是他革命生涯开始的地方。他的故事，就从这里讲起。

13岁参加八路军——

“为穷人，打鬼子”

1927年，毕杰增出生在山东荣成一个小村庄。他很小就失去了母亲，父亲靠打铁养活他和弟弟，从牙缝里省出钱供他们读书，一家人日子过得十分拮据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胶东地区抗战形势愈发严峻。胶东半岛三面环海，战略位置重要。距离毕杰增家只有几公里的石岛港，就停靠着日军军舰，乡亲们无不对日本强盗充满仇恨。

1940年，毕杰增13岁。有一天放学回家，他走到村口时，听到一阵嘹亮的歌声。原来，两名穿着军装的年轻人正在向乡亲们宣传抗日政策，他们反复唱着：“抗战胜利靠什么力量……”从乡亲们口中，毕杰增得知这两名战士是八路军。

太阳渐渐落山，乡亲们陆续回家吃饭，毕杰增却听得入了神。

“小孩，你咋不回家吃饭？”一名战士问道。

“八路军是干什么的？”毕杰增仰起头来，一脸好奇。

“为穷人，打鬼子！”战士斩钉截铁的话，让毕杰增热血沸腾。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，毕杰增对毕浩说：“我一听说是为了穷人，没多想就决定参加八路军。”

那天，毕杰增回到家中，家人正在吃晚饭。因参军心切，怕父亲担心，他拿了两件衣服，抓了几个红薯，没跟父亲说一声，就匆匆跑回村口。那一夜，他跟着两名八路军战士走山路，乘渔船，天亮之前抵达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驻地。

当天上午，部队组织选兵。报名人数的人排起了长队，其中有不少和毕杰增年龄相仿的孩子。负责选兵的排长用步枪量大家的身高，不够枪高的就退回去，瘦小的毕杰增也在被退之列。排长递给毕杰增两个馒头，对他说：“过两

年再来参军吧。”

就在毕杰增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第五支队军医处的同志前来挑人。一名同志高声问：“谁念过书？念过的举手！”读过几年书的毕杰增，立刻举手响应。

“为了验证父亲有文化基础，军医处的同志让父亲在桌上写字。父亲写下‘八路军万岁’几个字，众人点头认可，父亲就被选上了！”毕浩笑着说。

加入军医处后，毕杰增刻苦学习医学知识和救护技能。那段时间，他在麦垛中掏出一个洞，每天钻进洞里钻研专业书籍。

毕杰增没想到的是，他第一次救治的伤员，是一名头部负伤的日本兵。那天，接到“给他包扎一下”的指令后，毕杰增走上前去。面对头破血流、恶狠狠盯着自己的敌人，毕杰增一下子将消毒水倒在日本兵头上……

说起父亲的这段故事，毕浩忍俊不禁。我们不禁想到：此前毕杰增给儿子讲这段故事时，一定也是神采飞扬。

亲历马石山突围——

“无法忘记的伤痛”

“1942年，那个数九寒冬天，日本鬼子呀，集中好几万，包围了马石山……”

一段胶东大鼓，唱出了悲惨一幕——1942年11月，日寇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抵达胶东，纠集大量伪军，对马石山一带进行空前残酷的拉网式大“扫荡”。

当时，毕杰增所在部队医院位于马石山地区，随着敌人的逼近，形势岌岌可危。紧急关头，上级命令医护人员与轻伤员组成一个个战斗小组，带领周边各村群众分散突围。

“医院里还有许多无法行动的重伤员，怎么办？”毕浩告诉我们，父亲和战友们观察地形后发现，附近有一道土坎土质疏松，于是想出一个办法：在土坎下挖出一个个洞穴，大洞安置两名重伤员，小洞安置一名，每个洞里放一桶水和够吃几天的干粮，洞口用石头封好并做好伪装。如此一来，“只要洞里的人不出声，敌人就很难发现”。

安置好重伤员后，各战斗小组开始突围。随毕杰增所在小组转移的群众有100多人，他们一路上扶老携幼，“哪里没有枪声就往哪里跑”，与敌人周旋了好几天。

随着日军不断增派兵力，包围圈越来越小，附近遍布敌人的岗哨。夜幕降临，看着不远处敌人燃起的一丛丛篝火，毕杰增和战友们意识到：若不尽快突围，必将陷入绝境。

经过商议，大家决定由几名轻伤员在前方打开缺口，群众居中，毕杰增和两名护士殿后。众人约定，突围后经由山坡上的松树林向山外转移。



图①：毕杰增解放战争时期留影。

图②：20世纪70年代，毕杰增（左一）给官兵讲战斗故事。

图③：毕杰增2015年留影。

受访者供图

本版制图：扈 硕

深夜，北风呼啸。连日“扫荡”的日军早已疲惫不堪，附近的一处日军驻扎点，仅有几个哨兵在寒风中蹒跚。突然，几颗手榴弹精准地投向日军哨兵，他们瞬间乱作一团。众人抓住时机，不顾一切地冲出缺口，迅速跑进松树林，成功转移。

“这次突围，有2名群众不幸遇难，3名群众受伤，但确保了大部分人的安全。”毕浩说，就在父亲他们成功突围的第二天，敌人对马石山进行“收网合围”，残忍地将没有突围出来的数百名群众杀害，制造了“马石山惨案”。

后来，毕杰增被上级派去清理战场。他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：“尸横遍野，惨不堪言。”幸运的是，藏在山洞里的重伤员躲过了日军的搜查，全部幸存。

部队冬季反“扫荡”结束后，毕杰增因表现出色被授予“卫生模范”称号。每当提起这件事，毕杰增总是心情沉重。毕浩理解父亲：“这个称号的背后，是父亲无法忘记的伤痛。”

艰苦岁月救治伤员——

“有人民支援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”

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，许多八路军伤员遭受胸腹部和四肢创伤，急需大量战救物资。然而，在敌人重重封锁下，医护人员能够使用的，仅有少量绷带、木板板和普通药物，就连清洗伤口必需火，毕杰增和战友们意识到：若不尽快突围，必将陷入绝境。

“谈起缺医少药让伤员们受的苦，父亲总会掉眼泪。”毕浩说。

为更好地救治伤员，毕杰增和战友们想尽办法：将用过的绷带、纱布蒸煮消毒后重复使用；到山上寻找合适

的木材，与老乡一起动手制作夹板；拆开棉袄裤取出棉花，煮沸消毒后当作药棉……

“有一次，消炎药用完了，有老乡建议父亲到山上采集黄柏树皮，用内皮煮水给伤员冲洗伤口。父亲按照老乡的办法一试，效果出奇地好。后来，这个好办法在后方医院传播开来，解决了很大难题。”毕浩回忆，父亲曾多次说过，“哪怕条件再艰苦，有人民支援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”

1944年，距离毕杰增离家参军已过去4年。当初走得匆忙，他没来得及和父亲说，后来四处转战也没办法跟家人取得联系。部队领导听说后，特批他回家探亲。

那天，经上级许可，毕杰增背着一箱在战斗中缴获的药品，踏上归乡之路。沿途每经过一个村庄，他都停下来为当地军民巡诊看病。因许多村庄周围有日军据点，为确保安全，沿途村庄的民们自发接力，一路护送毕杰增平安返乡。

当久无音讯的儿子突然出现在眼前，毕杰增的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在他离家的日子里，父亲常常背着干粮外出寻找他，尝尽辛酸。可得知儿子“参加了八路军”“这几年一直在打鬼子”“学得一手好医术”后，父亲很快就释怀了。

从13岁参加八路军，到1988年从原广州军区第一八一医院副院长的岗位离休，毕杰增一直奋战在医疗战线。“眼里看的是病，心里想的是人民。”毕浩说，这是父亲多年来一直秉持的职业操守，也是父亲当年在胶东半岛抗击日寇时懂得的道理。

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当年在胶东一带训练“戚家军”时，曾写下“但愿海波平”的诗句。我们想，对于生于斯、长于斯、战于斯的毕杰增而言，这也是他的心愿。

影像·军旅回眸

我曾在原陆军某农副业基地服役5年。后来，随着部队改革和老单位转隶，不少战友离开那里。然而，在那片广袤黑土地上与战友们并肩奋斗的日日夜夜，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里。

眼下，正是黑土地上麦子成熟的季节。前不久，在电脑上整理老照片时，我看到了一张麦田里的合影，想起了老战友冀凤龙。2012年，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冀班长的妻子带着2岁的女儿来部队探亲。担任单位政工干事的我，在麦田里为他和女儿拍下了这张照片（右下图）。

当时，冀班长担任我们单位机务一队的副队长，负责组织官兵开展后勤与养殖工作。军人职业的特殊性，让他与家人聚少离多。那天，妻子和女儿抵达驻地时，冀班长刚从麦田里劳作归来，迷彩服上沾着泥土，脸庞晒得黑红，浑身散发着汗味。当他蹲下身，满心欢喜地张开双臂，想要抱抱女儿时，小姑娘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，直往妈妈怀里钻。

那一刻，冀班长有些手足无措。妻子安慰他：“孩子认生，慢慢就好了。”冀班长哈哈一笑，不再往女儿跟前凑，可眼眶有点泛红。

在大家眼里，冀班长是个“硬汉子”。有些年轻战士不服管，经过他的“打磨”，总能有脱胎换骨的转变。新兵小吴刚到养殖班时，因为不想干这一行，工作中常常开小差，养殖班班长拿他没办法。当时养殖班在猪圈旁边建了一座板房，赶上老母猪生猪崽，会安排官兵在那里值班。冀班长听说小吴的事后，二话不说拉着小吴去替换值班的战友，两人一起住进条件简陋的板房。

此后几天，冀班长每天带着小吴到猪圈干活。猪圈的气味熏得小吴直皱眉，冀班长就让他在一旁看着，自己闷头铲粪、拌饲料、冲洗猪栏，动作干脆利落。

又脏又累的活，冀班长却干得不亦乐乎，小吴有些不解。“在部队干什么都一样，关键看干好了没有。养猪、种菜没有责任心照样干不好……”冀班长的话，让小吴陷入沉思。渐渐地，冀班长干活时，小吴会主动去搭把手。老母猪生猪崽那天，小吴在猪圈里耐心守着，直到11只猪崽全部顺利出生。后来，他还给每只猪崽取了名字……

像这样以身作则带头干的事，冀班长还做了很多。有一年秋天，基地突遭暴雨，排水沟被杂物堵塞，农田面临被淹危险。冀班长带头跳进排水沟，猫着腰一点点清理杂物。排水沟顺利疏通，冀班长的胳膊和手上被划出不少口子。

冀班长妻子和女儿的到来，让我们看到这位“硬汉子”的另一面。那段时间，冀班长想方设法拉近与女儿的关系：到炊事班打女儿爱吃的饭菜，给她讲故事，陪她做游戏……渐渐地，父女俩亲密了许多。

一个周末的早上，冀班长将女儿扛在肩头，到麦田边散步，途中碰见了。见我手里拿着相机，他笑着问：“小曹，能不能给我和孩子拍张照？”我们一同走到麦田深处，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，泛起金色涟漪。冀班长蹲下身，摘下一穗递给女儿。小姑娘好奇地举着麦穗，稚嫩脸上露出甜

麦田里的合影

■曹修武



甜的微笑。我抓住机会按下快门，定格下那个瞬间。

在那片黑土地上，冀班长坚守了17年。他退伍后，我们很久没有联系。带着思念，我拨通冀班长的电话，与他畅叙战友情。聊天中，他骄傲地告诉我，女儿如今已15岁，个头比他还要高一点，正在重点高中读高一，成绩优异。未来，女儿准备报考军校，像他一样建功军营。

放下电话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再次凝视这张照片，在那温馨的画面里，我看到父亲对女儿的宠爱，看到军人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，看到家国之爱在一个普通家庭的温暖传递……

九旬老兵徐仁——

一片丹心永向党

■徐俊 崔鹏

人物·老兵出境

近日，我们走进辽宁省军区丹东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，拜访95岁抗美援朝老兵徐仁。见到老人时，他正坐在书桌前，用软布擦拭一枚枚纪念章和奖章。

“徐老，您给我们讲讲这些纪念章和奖章背后的故事吧！”徐仁沉默片刻，神情凝重地说：“这些荣誉，应该属于没回来的战友……”

1930年，徐仁出生在浙江松阳一户普通人家。1949年，19岁的徐仁告别家人，加入原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11军。“从参军那天起，我就下决心听党话、跟党走，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。”徐仁说。
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徐仁随部队“雄赳赳气昂昂”跨过鸭绿江。作为后勤保障人员，他和战友们一次次冒着枪林弹雨，将粮食、燃料送往前线。一次任务中，他们突然遭到敌机轰炸。两位年长的战友扑过来将徐仁护在身下，徐仁安然无恙，两位战友却英勇牺牲。

安徽省萧县应征青年看望新四军老兵窦保轩——

聆听烽火故事 坚定从军信念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 段艳梅



“窦爷爷，我们来看您了，想听您讲讲战斗故事……”近日，在安徽省萧县人武部的组织下，当地几名应征青年走

进张庄寨镇一个农家小院，拜访98岁新四军老兵窦保轩。

窦保轩15岁参军，成为新四军第

4师11旅32团一名战士。入伍后，他随部队先后参加抗日斗争、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，战斗中左眼失明、腰部、胳膊等多处负伤，两次荣立三等功。

“窦爷爷，您十几岁就上战场，打仗时害怕吗？”应征青年郭学玉凑到老人跟前问道。

“不怕！那时候我们一心想着消灭敌人，上了战场就没准备活着回来。子弹打光了，我们就用刺刀拼、用枪壳子砸……”窦保轩讲起当年在安徽淮北铁佛寺与日军的一场战斗。

那是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，窦保轩临危不惧，找准时机用枪挑开敌人的刺刀，一个跨步上前将刺刀刺进敌人的胸膛。窦保轩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拐杖比划刺杀动作，令大家深受感染。“这块伤疤就是在那场战斗中留下的，被敌人刺伤的……”窦保轩卷起袖子，胳膊上一块伤疤清晰可见。

激战八里庄、攻占袁店集……交谈中，窦保轩如数家珍地回忆起当年的一场场战斗。聆听老人的讲述，应征青年王恒宇问道：“窦爷爷，我们都打算参军入伍，您有什么建议吗？”

听清王恒宇的问题后，窦保轩沉默片刻，用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的脸庞，感慨：“我们那会儿，穿的军装补丁摞补丁，吃的是黍子面、窝窝头，可心里热乎——因为我们知道为谁打仗、为谁扛枪。现在条件好了，你们更得记着，有强大的军队撑着，才能国泰民安。”

这次前来，应征青年给老人带来一幅书法习作，上面写着“参军报国传承有我”。看到大家精心准备的礼物，窦保轩十分欣慰：“你们到了部队，一定要把本领练好，把自己的心思和国家的未来绑在一块，努力在军营建功立业。”

告别前，几位应征青年站成一排，向老英雄许诺：“窦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在军营好好干！”

左图：应征青年听窦保轩（左四）讲战斗故事。

本报特约通讯员 段艳梅摄

致敬·心中英雄